

墨客揮犀卷之一

宋彭乘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
顏優納近侍以爲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
耳益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
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張相昇爲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固謂曰卿
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
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如陛下乃

孤寒也帝曰何爲孤寒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爲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孫資政汚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其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

滋茂殆一畝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某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毋顧家也部將得以活去投江南居

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爲主是夜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

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惜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 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饗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矣屍骨滿地柰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比夜卒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之虛實先是城西南倚險素不設備卒

乃引三帥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哉

王文正太尉肩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但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爲饗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

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
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起
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
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
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汝既去復
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
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知也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
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

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行李非也

鄭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
二爲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
必隳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
中謂方爲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

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郡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韉置廳之左寇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卽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爲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是成名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者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

髯元豐中以退之從李文宣王廟郡縣所畫一具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鬻婿其語蓋本諸袁崧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

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
人爲題詩所在驛舍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
孤寒卽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
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詩答
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
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
酒喫肉何曾愛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賈甚

兪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
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
不羈常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
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間命捕購甚
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
潘道遙平生志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
嗔爾口叟叟訓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
山神鎮常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

以助教授之官閔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
復爲掃市舞詞曰出秋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
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投棄終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鑿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
色不印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
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鼓其下有一猫永
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
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

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精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
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晨則精圓正午則
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曰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
窗下有殘燈而俗人易藥爲藥不止不佳亦和下
句無氣味魯直曰老灶詩曰黃獨無苗山雪盛黃
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邪南州多食之而
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
黃精也如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

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觀之者不可不知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邑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緣稜者四朶土人呼為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二人者同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為幕官陳秀公初校尉衛寺丞為過客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益花瑞也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為外官有待

御史王平拜命垂帶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云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者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髮如之狀

墨客揮犀卷之二

宋彭乘

倪彥及朝奉嘗爲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棗無
貴賤老少常置棗於懷袖間等閑探取食之則人
之齒皆黃緣食棗故乃驗嵇叔夜齒居晉而黃之
說

福州雪峯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
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然四傍皆頑石惟當中有一
數沙眼每潮上則涓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

以爲海眼但其處高當山脊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又湯院有泉凡四五泓其一當中獨冷如冰餘昇沸引入浴室冷煖正得其中餘澗導以灌田爲利甚博蔣穎叔留題詩所謂及物孰爲多灌田一萬頃是也

蒲陽壺公山有蟹泉在嵌岩之側一杖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旱曠卽遣吏齋沐置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緣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寺鰻井之類也

王聖美爲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傳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何如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旣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人爲良子宣喜之旣罷與余過興國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柰何淵材色窘余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持鬚良久目余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余迫之淵材以手挈帽拳衣走如飛余與奴楊照過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而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余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爲上祀

僧爲次餘人爲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將暮遇
耕者問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
爲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
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
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
美旣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闕其色甚妍生戲一言
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
至情意款昵乃私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
宜早自爲計我亦良家子爲其所劫至此所以遣
妾侍君者欲以綴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
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
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
亦其黨也於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
婦人偕老焉

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
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
乾鵲是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爲百禽
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

墨客揮犀 卷之二
占爲有喜凡野禽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累試甚驗不但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汚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雀鬪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鷓鴣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鶴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觜畫字成符印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鷲鳥莫能見燕銜泥嘗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王君貺爲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條約頗精密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卽時寢罷

後刻詔於北京望宸閣

錢君倚學士服除知江寧府常州有無賴男子來謁曰我乃先公故侶也先公嘗貸我二十萬幸見還君倚愀然變色起謝之延饌送保寧館留且將聚質償之常有老先生數人聞之俱至責無賴子曰舍人方起復貧甚柰何以其親爲言欺取無券質之財父老俱白君倚請却逐之君倚笑曰豈可彼以吾父有所貸未償爲請公輔爲之子何敢不償哉於是償之遣去無賴至常州人人聚罵遂自縊而死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構巢人家多爲祥瑞余曾見賃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荅云雀方出殼未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

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
卽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昫朝
儀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
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
十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
嶺採芝山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
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河中府鶴雀樓五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
者甚多惟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
詩曰鶴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蕭
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
來一日卽知長風烟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
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
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
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
用度皆出於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

定冊元勳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
兩朝顧命贊冊亞勳之碑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啓拆稱新
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
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畧似之矣但
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
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鬚又前再拜贊曰有
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
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鬚之狀家人輩望見驚喜淵
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
梁公不敢剃眉何天之乎耳毫未至天也荆眉
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柰何兒女子以爲笑乎
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
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鼓山有老僧云數十年前曾登靈源洞見一禽自海
上至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餘下村曠間低飛掠食
俄攫二大羖羊復望海而去識者云是虎鷹能捉
捕虎豹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二

馬志台揮犀卷之二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客揮犀卷之三

宋彭乘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洲西山有虎爲暴十餘
年後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又人言虎恠甚靈
不妄食人遭其患者蓋命所值或是宿寃也武康
民朱泰事母甚孝嘗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
曰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于地驚竄入
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歐陽文忠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

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先生爲學子不行東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先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致先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官書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

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詔隱人隱人謂野而野有子名閑亦有清譽今尚居陝州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

翌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
因道舊日某修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在長白
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
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莖十數蘸醋汁半盂入
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
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鏤刻工匠十數輩然自
畫不工人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
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
徑入寸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
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
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卽令刻石傳者以爲笑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
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
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爲羣象所容故遇之
則蹂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
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

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既行復睡性嗜紙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予元符中於京師賣藥翁處見之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卽還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須索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恠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

敢慢其命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天章閣侍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昇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塋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馬有病瘡者取墓土

墨客揮犀 卷之三
著牀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益重之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述於鄙俚也咬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既墜水卽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毒但見於水上嘻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下有穴如杯焉小說言漢武帝曾得蛟作鮓甚美又周處亦曾殺蛟然此物似神通人或見其首尾能殺者亦少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拆蛇

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螂蛆甘帶蛆卽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特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
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閉籠縱鶴
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也逋高
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碁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
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碁

邊城守具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
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
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
臺城爲高樓以臨城上亦爲樓以拒使壯士仗槊
鬪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
邊城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者恐講
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關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
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

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撫州龐氏踰年生一子雱素有心疾至是與其妻不睦丞相念婦之無罪逐離而嫁之是時候叔獻死而其妻隗氏幃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時有嘜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候工部死後休妻

東野下第詩曰出門如有碍誰云天地寬晚登第乃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列之重輕人所不能免東野尤甚

物有異類交者孔雀與虵交蚯蚓與人斯交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作鮓甚美至春含育則有毒不可食云與蜥蜴交也

舊說見龜蚘集者有印綬之喜博物志云龜純雌無雄與蛇交通而生子列子亦謂純雌其名大腰今有遇龜蛇集者皆以謂真武降必焚香罄誠懇禱而未嘗獲福蓋蔽於流俗而不究此說也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貯水插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兒環繞呼曰蜴蜥蜴蜥興

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責坊
巷等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蝎蚶往往以蝎虎
代之蝎虎入水卽死無能神變者也小兒更其語
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凭昏昏怎得甘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客揮犀卷之四

宋彭乘

熙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
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尤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
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
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鷄林

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晝或宴居默坐
研究經旨知常州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大會
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恠之乃共呼優人

厚遺之曰汝之藝能使太守開顏其可賞也有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間啟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
輿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
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參
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
事見漢官儀也

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
書題有閣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
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閣下者少劉子玄爲
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
射書呼執事卽其例也記室賓佐也他人亦非所
宜執事則指斥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
庶盡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
下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可謂
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

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懲怪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垂僭其可行耶宗從叔諸姑及姨舅行施之可也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筭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取爲繼

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媼事柳曰以開之材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面訴柳開劫取臣女仁宗問曰識柳開否不識謂曰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嘉壻矣吾爲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豎狔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必養其稚者前朝不敢易爾

墨客揮犀 卷之四
三
不知果安用神宗沈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
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
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
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
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持碁
隱語也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
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詔妃子妃子

時那李公謹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
殘粧鬢亂以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
直海棠睡未足耳作仙童詩曰故將白練作仙衣
不許紅膏汚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曰應
天下尼用白練爲衣作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
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清
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作僧峯子詩曰千
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
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皓然清癯世祖

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拔陀羅趨
外陞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一死在卽應
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
者只一死耳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
縣令替歸題於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
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舒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
子一閱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毋以婦人竊
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鬢帝里繁華迢
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驪鳥雲膩細
帶雙垂金鏤細玉佩玎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
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大庾嶺上有佛祠嶺外往來題壁者鱗比有婦人題
云妾幼年侍父任吳州司寇旣代歸父以大庾本
曰梅嶺之號今蕩然無一株遂市三十本植于嶺
之左右因留詩于寺壁今隨夫任端溪復至此嶺
詩已爲朽鏤者所覆卽命墨于故處詩曰滇江
日掌刑迴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栽三十樹清

香留與雪中開好事者因此夾道植梅多矣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才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李翰林作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人皆推爲佳句至歐陽文忠公題蘇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

萬錢二人致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張翥公伯玉大科成名篇什豪邁尤爲清脫過姑熟見李太白十詠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題此泉將留以待我也公有詩曰至今千丈松猶伴數岩雪不見纖塵飛寒泉皜明月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碁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
間寺僧採造得茶入餅號石嵒白以四餅遺君謨
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
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選取茶
之精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
似能仁石嵒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
之乃服王荆公爲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
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
賞公于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

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
真率也

有小兒夜戲溪傍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鷄卵因
攜以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士人
所得經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
星而去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
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
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

輕去輒獻一言以頌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墨客揮犀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通志

卷之四

墨客揮犀卷之五

宋彭乘

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余童稚時屢驗之陶說誠不妄其類有三銜泥管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蠓螋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旣不同其質狀大小亦異蜾蠃蒲盧卽捕桑螵及小蜘蛛之類蠓螋唯捕蠓蛸與蟋蟀耳捕得皆齧殺去其足盡寘穴

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諸蟲盡矣

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聯綴而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雪多則入地愈深不復能出蝗爲人掩捕飛起蔽天或墜陂湖間多化爲魚蝦有漁人於湖側置網蝗墜壓網至沒漁輒有喜色明日舉網得蝦數斗

水蛭性難死予同官林承奉常言少時曾取大水蛭曝爲乾數月後投水椀中復生又以爲末散水中悉化爲小水蛭有人夜臨溪而溷蛭入其尻中數年瘦病而死其家將殮蛭自亡者口中擁出至數升而止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

墨客揮犀 卷之五
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
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命謂多智變
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
蒙寬宥

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
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榦頗瘁相傳云明皇泊
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權者京
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
權也

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蟲皂
莢蟲皆能入耳爲害余有外親曾爲蟲入耳自謂
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遂破
蟲出疾愈驗之乃叩頭蟲也又余從祖多患腹痛
類爲蟲所食或教之以桃葉爲枕一夕蟲自鼻出
形如鷹觜人莫識其名者有人爲蚰蜒入耳遇其
極時不覺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
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冬又能滋生凡蟲入耳者
惟用生油灌之爲妙

有蟲狀如蟬形小而匾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前有
兩長足如蟹螯觸後則旁行觸前則却行有鄭房
秀才因揭策見之不知其有毒也戲以手指再三
撥之欲觀其行或爲所螫痛臥數日遇良醫治之
得愈醫云此名惡颯不治殺人

凡夜食必以燭余一夕大醉渴甚取水將飲聞水中
有聲急呼燭觀之得一蟲狀如蚯蚓細而長問左
右曰水蠱蟲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敘草木異物尤多
謬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
旃檀節沈香花鷄舌葉藿膠熏陸此甚謬旃檀與
沈水兩木無異鷄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
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今熏陸小木而大
葉海南亦有熏陸乃其謬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
迥殊元非同類也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自成誦丁口至上
前展奏自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
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

歸方覺之遂乞致仕

蔡子正久在邊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
作喜遷鶯辭一闕以自厲日霜天清曉望紫塞古
木寒雲衰草溪馬嘶風透鴻翻月隴上鐵衣寒早
欲歌倚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路韃錦
領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長報平安耗
聖主憂邊威懷遐方驕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
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須把金尊頻倒
此曲成大傳都下

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背利如錐多夜出半身
著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
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

蛻蝨夜飛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
人或不悟子漸隱入肉中爲患生股臂間者猶可
傳瘳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長安道中有行人倦怠古松之下回視巨蟒蛇長丈
餘宛轉荆棘間若傷病者行者怪而諦視之但見
腦門上蟲大如粟粒色紅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趾

之逡巡蛇遂能去行者漸覺足間微癢須臾愈劇
毒氣俄升於股旬日之間血肉潰爛遂墜股而死
細微之物其毒至是人終莫知其名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
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
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餅茶而浙
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
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
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

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舶艦蔽江自
泗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
購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船他物稱是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
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
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
類魚尾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
大根惟留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壺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莆陽日親見之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爲饌食者輒死凡菌爲美照人無影者不可食食殺人又有菌叢生於朽木或糞壤上其形如瑞芝潔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日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

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召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廷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乞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

與未嘗餐正欲奉留一食耳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舂
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鳩鳥禁虵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仰
視凌霄花露滴眼中後遂失明

楊梅皂角木皆有雌雄雄者不實鑿木榦作方寸穴
取雌木填之乃實銀杏葉如鴨脚獨窠者不實偶
生及鼓生者乃實

墨客揮犀卷之五

終

15340 說海彙編三百八十卷一百二十冊 不著編人 明刊本（即稗海版重編）

- 1 西京雜記六卷 題漢劉歆撰 晉葛洪錄
- 2 搜神記八卷 晉干寶撰
- 3 述異記二卷 梁任昉撰
- 4 西溪叢語二卷 宋姚寬撰
- 5 小名錄二卷 唐陸龜蒙撰
- 6 雲溪友談十二卷 唐范摅撰
- 7 獨異志三卷 唐李元凱撰
- 8 杜陽雜編三卷 唐蘇鶚撰
- 9 東觀漢記三卷 唐裴君裕撰
- 10 大唐新語十三卷 唐劉肅撰
- 11 因話錄六卷 唐趙璘撰
- 12 玉泉子一卷 唐不著撰人
- 13 北夢瑣言二十卷 宋孫光憲撰
- 14 崇善錄二卷 宋李昌臨撰
- 15 蠡海集一卷 宋王遂撰
- 16 過庭錄一卷 宋范公偁撰
- 17 泊宅編三卷 宋方勺撰

叢書部彙編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18 閉宮括異志一卷 宋魯應龍撰
19 搜米異聞錄五卷 宋永亨撰
20 東軒筆錄十五卷 宋魏泰撰
21 青箱雜記十卷 宋吳處厚撰
22 家齋筆談二卷 宋郭景望撰
23 畫墁錄一卷 宋張舜民撰
24 游宦紀聞十卷 宋張世雨撰
25 補筆談一卷 宋沈括撰
26 學齋佔畢纂一卷 宋史繩祖撰
27 法疑說纂一卷 宋儲泳撰
28 墨莊漫錄十卷 宋張邦基撰
29 侍兒小名錄拾遺一卷補侍兒小名錄一卷續補一卷 宋張邦幾撰 王鈺撰補 溫豫撰補
30 懶真子五卷 宋馬永明撰
31 龍川別志二卷 宋蘇轍撰
32 冷齋夜話十卷 宋釋惠洪撰
33 避暑錄話二卷 宋葉夢得撰
34 清波雜志三卷 宋周輝撰
35 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
36 異聞總錄四卷 宋不著撰人
37 遂昌雜錄一卷 宋鄭元祐撰
38 西陽雜俎二十卷 唐段成式撰
39 宣室志十卷續遺一卷 唐張翊撰
40 河東先生龍城錄二卷 唐柳宗元撰
41 鶴林玉露十六卷 宋羅大經撰
42 儒林公議二卷 宋田況撰
43 侯鯖錄八卷 宋趙令時撰
44 睽車志六卷 宋彭乘撰
45 江陰雜志一卷 宋江復撰
46 程史十五卷 宋程珂撰
47 隨隱漫錄五卷 宋陳世榮撰
48 楓窗小牘二卷 宋袁敷撰
49 耕稼叢一卷 宋袁敷撰
50 厚德錄四卷 宋李元福撰
51 雲笈叢說二卷 宋俞成撰

- 52 孫公談圃三卷 宋孫 升撰
- 53 許彥周詩話一卷 宋許 韻撰
- 54 后山居士詩話一卷 宋陳師道撰
- 55 山房隨筆一卷 元孫 升撰
- 56 癸辛雜識一卷新集一卷後集一卷外集一卷 宋周 密撰
- 57 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街三撰
- 58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 璞注
- 59 漢武帝內傳一卷 漢班 固撰
- 60 飛燕外傳一卷 晉漢伶 玄撰
- 61 雜事秘辛一卷 不著撰人
- 62 羣輔錄一卷 晉陶 潛撰
- 63 白虎通總論四卷 漢班 固撰
- 64 獨斷一卷 漢蔡 邕撰
- 65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 勰撰
- 66 荆楚歲時記一卷 梁宗 懃撰
- 67 南方草木狀三卷 晉嵇 含撰
- 68 竹譜一卷 晉戴逵撰
- 69 古今刀劍錄一卷 梁宗 懃撰
- 70 鼎錄一卷 梁虞 荔撰
- 71 釋名四卷 漢劉 勰撰
- 72 中鑿五卷 漢荀 悅撰
- 73 中論二卷 漢徐 幹撰
- 74 水經二卷 漢雋 欽撰
- 75 忠經一卷 唐海 陽撰(傳曰漢馬融撰)
- 76 孝傳一卷 晉謝 濟撰
- 77 中說二卷 晉高 澄撰
- 78 人物志三卷 魏劉 劭撰
- 79 詩品三卷 梁鍾 嶸撰
- 80 書品一卷 梁庾肩吾撰
- 81 三輔黃圖六卷 不著撰人
- 82 方言十三卷 漢揚 雄撰
- 83 天祿閣外史八卷 晉漢黃 憲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客揮犀卷之六

宋彭乘

郭肫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嘗夜出
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肫笑曰諺所謂張公
喫酒李公醉者乃肫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
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一首肫操紙立就
其畧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
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酒盤之樂隴西公
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
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
白潘閔四詩人名也或以爲王丞相所撰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
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
有關焉又畫一鳳立於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
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
二子侍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
翊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者多飼馬於堂
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大馬
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
不禁鸞聲可柰何鸞聲之喻蓋昔人曾有爲驢喫
牡丹賦云展侶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
耳不聽鸞聲驛吏之意出於此

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卽飯僧
具蔬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卽於客宴
開籠搯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

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曾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亦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戶而聞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自是頗習不凡爲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世有竒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

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 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慙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有百餅

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卽痢之飢復如故
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
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
官遇飢亦便齧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
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
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荅曰其
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
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妾數人鬚已斑白令其妻
妾互鑷之妻思其少恐爲羣妾所悅乃去其黑者
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頰遂空 又進
士李居仁與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
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
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
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
公然一婆矣

王中令旣平蜀捕逐餘寇與部伍相遠飢甚入一村

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
竒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異之餽以
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肉邪爲有
伎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食蒸豚操筆立成曰觜
長毛短淺含臆久住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
果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
玉筋挑若把糴根來比並糴根只合喫藤條公大
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雲孫訥夜話
及此爲記之

余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
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
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
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羊但小耳更
呪之則漸大旣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
肉覺腹痛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
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事觀其語
呪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
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慶曆中有焉

叔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毋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綦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輦額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游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

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益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鄙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爲完傳也叔子房傳載之者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乎聞者絕倒淵材

姓彭名几卽乘之叔也

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不問貧富皆製新衣

煥然滿目云一歲終惟此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
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也余素知北人重此節然
不聞有易衣之俗自閩嶺已南視此節則若不聞
矣故沈佺期謫嶺表日有詩云嶺外逢寒食春來
不見餽鎮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南北異俗可
知矣

嶺南無雪閩中無雪建劍汀邵四州有之故北人嘲
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柳實無花
是南人非止不識雪兼亦不識楊花也大元庚寅

季冬二十二日余時在長樂雨雪數寸遍山皆白
土人莫不相顧驚嘆益未嘗見也余是日召友人
吳述正同賞時南軒梅一株盛開述正笑曰如此
景致亦恐北人所未識是歲荔枝木皆凍死遍山
連野彌望盡成枯至後年春始於舊根株漸抽芽
孽又數年始復繁盛譜云荔枝木堅理難老至今
有三百歲者生結不息今去君謨歿又五十年矣
是三百五十年間未有此寒也

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

蛙遂不復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甚

陝西鳳州伎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荅云漆栗筆蠶

王雱字光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麀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鈎輶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輶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楊雄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郵置亦曰相思鋪令狐挺題壁以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浪波

黃魯直使予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著花魯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

墨客揮犀 卷之六

論當有知之者耳

墨客揮犀卷之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客揮犀卷之七

宋彭乘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陽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爲禮數輕重如此其實自有爲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
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
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
父母上歎賞久之

杜學士鎬博聞 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
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
詢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亦應答不勌時人號
為杜萬卷性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五相鄰居詩賡相繼和乃文潞
公富相王相二張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士風之厚
自昔卿相間出故諺云吾鄉有宰相坊侍郎里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
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
盛傳想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
波纔動萬波隨篔簹一鈎絲金鱗正在深深處千
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夜靜滿目

青山載月歸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延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嫻族聞之無不媿赧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

禮法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福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第東門之宅更以爲安邸而材植雄壯非他可比時謂之無比店李給事師保釐西京時駝馬市有人新構酒樓李乘馬過其下悅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時人對曰酒死叔平無比店洛中君錫有巴樓

除拜官職謂除拜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進以自下而上

亦更易之義

崔堅白侍郎口不談人之過澹於勢利祥符中掌右史者幾十年每立殿墀上常自退匿慮上見之精易象善鼓琴所僦舍有小閣手植竹數竿朝退默坐其上翛然獨酌以自適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壤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以百金荅之尤爲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坐客俄爲

吏將誤觸臺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重厚如此

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

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

李侍郎性清介簡重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遊燕一日微雪遽命出郊衆謂當召賓朋爲高會乃獨訪林逋處士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買物及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而已

丞相龐公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常年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叅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少保歐陽公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一詩寄穎陰隱士常秩其畧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及公致仕還穎有詩贈秩曰穎有東鄰常處士披簑戴笠伴春鋤旣而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而秩遂起先是歐公旣致政凡有賓客上謁率以道服華陽巾便坐延見至是秩授官來謝公乃披衣束帶正寢見之明年直拜

侍講判國子監尋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
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曰昔
日頽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鄂州人多化府畿村落間手持
木牌一面正書詩二首云身為車今心為軾車動
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
又云身為客今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
客不康寧精神管定辭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
曰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鄉人共蓋堂以
庇之其髮每月生一二寸則人為剃之後為一婦
人以手摸而觸之即不復生人有疾者往請藥即
有藥隨器中服之多愈其真身儼然面色紅潤必
有道者也

退之有詩贈同遊者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
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每哦此詩而
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
憶此詩方悞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名不虛設人故
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

蓋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歸子規也喚
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晚鳴江南謂之春
喚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
山陽蔡繩爲之傳說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
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晚未休玉階夜
色月如流朝來自覽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
恨隋家幾帝王舞裊採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
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
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永相介甫不好春秋
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
苗本錢權行倚閣三年人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
倚閣乎秩色頗赭

滑州韋城縣有廟曰龍王廟中有井曰參龍井其泓
澄人莫敢汲汲則井有怪不然水且沸汲者病圖
經曰春秋時周侯治滑病目久不愈醫者曰當得
龍肝治之乃平復捨此不可治周侯詢左右皆曰

龍蟠韋城池中歲旱民禱皆有應屠而取其肝可
矣侯下令俾人取之是日驚雷怒風大作龍由南
而去衝其城缺補之復壞如故慶曆年有知縣門
客馬存秀才因醉入廟乃以礫投井試其靈異俄
有金雀自井底飛出至井口化爲烈焰存鬚髮俱
燹盡無孑遺臥病歲餘方愈

謝諫議名知人喜引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
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童其上
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

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公
性端直奉道及病盥沐衣逸士服怡然坐逝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謂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
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
謫見雲物禎祥及當交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
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
勘以防虛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
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
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筭躔度臆奏不曾占候有

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
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曾直在黔南聞之作偈
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
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
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傳聞子瞻已仙去
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
府太守葉公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
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童子厚乃回反耳

終



墨客揮犀卷之八

宋彭乘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
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于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
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
禮只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
才只消如此待之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
日故人無少年而舒王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

墨客揮犀 卷之八
人道語舒王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
泠泠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
桑疇雨過羅紈膩麥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
果知因譬如蓮華方其吐花而果具藥中造語之
工至於舒王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舒王曰江水
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
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
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
有東坡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
韻終不勝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出于野司馬池
待制知鳳翔府日輦置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
樅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馬碓礮者古篆刻缺
辨者幾希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
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味妻子僅能自克然好施
與所得俸祿盡置義庄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
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蔡君謨議茶者莫敢對公發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後公製小團其品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祕教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必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審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民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

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卽著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具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旣而二鬟去有郡妓十餘人各

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去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情狀懵然愚癡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杜德俗呼爲杜麻胡送鋪中卒也附郵筒物至重者他卒莫當之德卽荷而去曾不倦怠一日醉牽一虎臥於鋪前居人大驚德卽枕而寐食久方起解縛縱虎而去試訶之曰復歸舊山不得害人虎瞑目若聽伏者乃去人始以此異之數日後典衣召等輩環坐共飲曰德性根好道宿業所牽未能脫去乃此拘留近因引虎幾泄神妙吾非久去矣汝等善勤王事無生怠忽各宜保育翌日德果死德惟一身乃塋路傍治平年大雨水泛濫橫流德墓壞浮其屍出外爲耕夫立其屍於路傍瓜髮鬚眉

皆不墮叩之蓬蓬若空革有識者復葬之亦是異人也

程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按夾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寮佐飲酒則笑歌歡謔釋然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

桑贊以旄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幕下例以幕職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卽其所用之因

聞于桑歸其餘于帑藏桑贊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爲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每遇寒食節至贊墓拜掃詔可之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之有如骨肉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卽瘥卽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遇見山中一老翁伐木

問其所用荅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
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清
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
病卽瘥

魏舒嘗詣野店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
者男也女也曰男年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
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
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後果爲三
公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
下淚爲之米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
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
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
每服之卽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
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
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
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
介然卽痢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欲手自戮其屍

既而曰澆吾刀乃止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
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
及疾篤謂妻子曰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
人知餐法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
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
常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啟
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於棺堅直不傾委
預叔祖皎爲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

於常山年九十餘顏如小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
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
情表陶淵明歸來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
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
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是以知
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
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

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

毒苔莫嗔驚著汝舒王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
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
鬢亂釵橫特地寒

仁廟朝皇族中太尉夫人一日入內再拜告帝曰臣
妾有夫不幸為婢妾所惑帝怒流婢於千里夫人
亦得罪居於瑤華宮太尉罰俸而不得朝經歲方
春暮夫人為詞曲名極相思令云柳烟霽色方春
花露逼金莖鞦韆院落海棠漸老纔過清明 嫩
玉腕托香脂臉相傳粉更與誰情秋波綻處相思

淚迸天阻深誠

丁晉公為昭王宮使夏英公時以翰林學士為判官
一日會宴齊宮伶人有雜手伎號藏擲者在焉丁
顧夏曰古無詠藏擲詩內翰可作一首英公即席
獻詩曰舞拂桃珠復吐丸遮藏巧伎百千般主公
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薛尚書歷典大郡其治嚴明每五鼓冠帶黎明據
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其精強如此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餅令空腹

聖容揮扇 卷之八
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楹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効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註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

魏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用得人乘有一人曰惟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傅靈根堪彎此弓又有數絕文字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傅靈越能解此文靈慶後爲軍主靈根爲臨齊副將靈越爲前軍將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異客揮犀卷之九

宋彭乘

晉張華初惠帝時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擾攘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信之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于時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乃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

有蛇蛻焉吳都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人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

年出六十位登三公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由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曰精芒眩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張公將受禍此劍

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
服華得寶劍受之常置座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
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于將也莫邪何復
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
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
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
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現數
丈蟠繞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
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總合

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類此

唐龍圖閣靜寡慾天聖中工部郎中知洪州舟南
波徘徊不進或問其故曰職由以四月爲限不
遽之任得無獲趨利之乎踰月乃上當時仕宦
者無不媿服

張宗永華州人僮不羈書爲詩寶元中以職官知
建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永嘗以事失公意
公有別業在鄆杜縣間宗永知公好絕句詩乘閑
詣之於舍壁大書二韻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對

南山盡日開應是主人貪報國功名遂不歸來
莊督錄以聞公覽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永嘗有詩
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剽賊峯巒准備閑嘉句甚多
往往膾炙人口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置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
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
不能繩劾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
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
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

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奉在解頭別爲一班最
在前列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
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閣門之累常言殿
庭中班列不可整齊唯見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懾由是邊境無虞
一日方召諸將飲食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者
候騎報適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
騎曰吾命也汝無泄西人聞之以爲襲已皆殺之
山民云行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潛伏之所必在石

峴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不知道路

楊行密之據揚州民呼蜜為蜂糖夫蜜密二音也呼吸不同字體各異亦出茄子伽子之義甚哉南方之好避諱者如此

山谷言余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事方公初官鳳翔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兀坐久之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常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

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孫元規知杭州擿姦發伏號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然頂求化以新寺宇左右施利山積公出見立馬不行駭其情久之入呼僧前詰其姦狀僧惶恐頓伏又一僧醉臥道上為邏者所擒公問其故信

荅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又問復能飲酒否曰公家賜酒安敢不飲遂與酒一壺一引而盡公戒邏者曰速扶師歸院勿使爲羣小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謂衆曰吾西域之人也溷跡於此不幸爲此子聽識不可復留矣於是結跏趺坐奄然而逝其分別淑慝皆此類也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自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死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邪

趙侍讀師民學問淳德天下所共稱也仁廟時講書後殿說乾卦西德至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臨文不諱講罷帝目送之顧左右曰此真古儒也其眷重如此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爲撫州舉人行不就閑屋多從衲子游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

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太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於旁聞之匿笑而去



墨客揮犀卷之十

宋彭乘

郭進有才畧累有戰功嘗判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燕設諸工之席于東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

一隅也

孫夢得中丞薦英中復爲御史或曰公平生不識何由知之公曰抃聞中復知犍爲縣多美政及替不載一物其愛民廉潔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知賢則薦何用識面邪

包樞密知府禮上日衆吏前請諱公曰何諱也吏曰公祖先之名羣吏當避之公瞋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賊污者吏懼而引去吁公儒者之通敏者也任府尹十餘年民吏稱爲神明然爲大尹十餘年近世亦稀有

興化隱士陳易字體常熙寧初在太學通經術旣而隱居廬山以歸乃築室于興化縣之蔡溪崑山下山者三十年惟與沙門有需親善人或就見亦無忤也易襟抱易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志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噓之力身如槁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粗修於八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心旣已忘行復何有所造如此其後轉

運判官陳達野復以行能尤異薦易於朝易終不起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貧甚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荅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濶初作東府望氣者言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時龍圖張秩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留主上經過迹更費多人賦詠才

王荆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相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類藝祖公上章請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

賜貌類藝祖益父母所生仁廟嘉納益厚遇公言者內愧夫言事諫官之職也然貴得其實則不曠苟求其微過以邀名非義也况無過失乎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宏詞學瞻麗嘗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乃攜壺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

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年六十七而卒所爲詩賦多播人口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叅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勦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粗有詩名曾作詠方池詩云東
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
照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所
謂一局黑全輸也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
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
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
之若將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
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趙叔平罷叅政致政居睢陽歐陽永叔罷叅政致政
居汝陰叔平一日乘女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
金華學士知州啟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爲
優人致語及口號高誼清才搢紳以爲美談口號
曰欲知盛集繼荀陳謂有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
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
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龜坐
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

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顧

治平年江南吉州吉水令忘其名治邑以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邑雖治民亦失和有野客馬道爲啄木鳥詩云翠翎迎日動紅觜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才 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濶芒芒爭柰何今見其詩爲之少緩民目馬君爲馬啄木

俗語有之曰槐花苦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

黃勾引蟬聲送夕 勿憶得年當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 亦有所自也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 小郡司戶叅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 卑旋糶黃糧換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 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於朝數 年間遂超顯仕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見之相傳葛稚川之隸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跡余偶讀韋蘇州寄全椒道士詩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

東荆薪歸來煮山口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
葉滿空山何處守行迹其風度則全椒道士豈亦
鄧君之流乎因以酒問且依蘇州韻作詩寄之曰
一盃羅浮春遠謂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
石幽人不可見酒嘯聞日夕聊戲庵中人飛空本
無跡

楊某尚書以耳聾以政居鄆縣別業鳳里有高氏者
貲頗厚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者業明經屢上謁
楊以里閭之故雖庸下常待以溫顏一日里中社

小馬攜酒一榼就楊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得侍
盃杓之餘瀝楊瞑目良久呼小僕取笑書絕句與
之曰十數年來聾耳聾可將社酒便能醫一心更
願清盲了免見高家小馬兒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
適值鄉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
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
從文館士人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

皇朝通志 卷之十一
供帳爲游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
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
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
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
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而諭除
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游者直以
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寔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廟朝卒至
大用